



走进传统文化

冠盖满京华 文章甲天下

——
风雅桐城

白梦◎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AN HU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冠盖满京华 文章甲天下

——
风雅桐城

白梦◎著



走进传统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冠盖满京华 文章甲天下:风雅桐城 / 白梦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3. 3(2013. 7 重印)

走进传统文化

ISBN 978 - 7 - 5664 - 0403 - 9

I. ①冠… II. ①白… III. ①历史人物—生平事迹—桐城市
IV. ①K820.8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1557 号

冠盖满京华 文章甲天下——风雅桐城 白梦 著

GUAN GAI MAN JING HUA WEN ZHANG JIA TIAN XIA—FENG YA TONG CHENG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52mm×228mm

印张: 13.75

字数: 170千字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2次印刷

定价: 23.50元

ISBN 978 - 7 - 5664 - 0403 - 9



策划编辑: 王娟娟 马晓波

责任编辑: 王娟娟 马晓波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李军

美术编辑: 李军

责任印制: 陈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Mulu

目录

引言

历史的天空

1. 站错队的范增..... 003
2. 归葬桐乡朱仲卿..... 004
3. 鲁肃投子又寄母..... 006
4. 白头进士曹梦征..... 008
5. 画死画活李公麟..... 010
6. 死士王胜..... 016
7. 株连十族方断事..... 019
8. 认识钱尚书..... 021
9. 直臣齐之鸾..... 025
10. 谏不怕死的余珊..... 028
11. 老天真赵钺..... 032
12. 张一包轶事..... 036
13. 一拆一建盛汝谦..... 040
14. 铁骨铮铮的左氏诸公..... 042
15. 随心所欲的何夫人..... 047
16. 丈夫殉国女殉夫..... 051
17. 姚清芬方维仪..... 053
18. 飞将军与葛嫩娘..... 057

人文与地理

1. 残垣与断筒 065
2. 迷雾团团的方家父子 072
3. 白鹿山庄的隐痛 091
4. 方以智逃啊逃 102
5. 意犹未尽方其义 110
6. 田间先生钱澄之 114
7. 师爷姚康的悲凉人生 117
8. 钓鱼台上话潘江 123
9. 对话戴名世 127
10. 张英与六尺巷 133
11. 银杏树下说姚鼐 138
12. 吴汝纶先生百年祭 142
13. 仰望碧空送舒芜 147
14.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151
15. 寻找王屋寺 159
16. 陶冲一日 163
17. 走孔镇 167
18. 桐城酒话 170

品茗话贤

1. 李公麟——龙眼有佳木 181
2. 方以智——博依小识皆通雅 184
3. 徐翥——避世文心苦似茶 187
4. 孙晋——少司马与椒园茶 189
5. 方拱乾——乡关只在茶香里 192
6. 方孝标——茶市谣 195
7. 潘江——花园河墅里的施茶先生 198
8. 张英、张廷玉——手不离瓯的宰相父子 201
9. 方苞——皇帝·侍郎·茶 204
10. 朱光潜——美学家的美食记忆 207
11. 陈所巨——千里故乡茶 210
12. 桐城女人——名媛与茶 212

历史的天空

题记：历史的天空深邃而幽远，需在静夜里屏息凝神，仔细搜寻，让目力穿透迷雾和云翳……方能窥见先贤的身影，如繁星点点，闪耀在我的头顶……



歷史的「沈沈」不家而絕——需靜
 夜里屏息凝神仔細地手讀及自力
 而後方能完規自之先賢的遺教
 在我的頭頂 周雅桐賦詩一首題詞

六牙清成務和
 星點隨羽權

站错队的范增

最早认识范增应是在中学课本上，那《鸿门宴》何其惊心动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出谋划策之人就是范增。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英雄霸业，靠的是谋士良臣。范增就是位历史上著名的谋士。

在秦汉之交的那场血雨腥风中，经过了一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淘汰，最后的英雄似乎只剩下了项羽和刘邦。以项羽的四十万大军对垒刘邦的区区十万兵将，这场歼灭战应是胜券在握的。若非项伯的妇人之仁，为救张良泄了机密；若非项羽抹不开情面，答应叔叔摆什么鸿门宴；若非项羽心肠太软，竟对范增的屡屡示意视而不见，没有借宴饮之机杀了刘邦，急得范增只好找来项庄，想以舞剑凑兴之名杀了那个泗水亭长；若非那短视的项伯又来捣乱，以对舞之名保护刘邦，直至张良看出端倪，叫来了不要命的樊哙……倘若，倘若这一连串的若非都不存在，那么坐江山就不是刘邦，而是西楚霸王项羽了。或者干脆历史上就没有了汉朝，只有西楚。而范增，这个项羽的亚父，其开国元勋的名头和地位也便是既定的了。封王封爵还不都随他老人家自个挑。

然而历史也和人的命运一样，有着偶然性。一个疏忽、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满盘皆输的悲凉结局。

当然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项羽的一时心软其实与他后来的自刎乌江有着必然的联系，其中的过渡就是听信谗言，对亚父起了疑心。所以，鸿门宴上，范增又气又急，骂道：“竖子不足与谋！”

谋士毕竟是谋士，谋不来江山社稷还谋不好自己的进退

出路吗？所以，当项羽中了刘邦的反间计，不再信任范增后，范增还是能够做到急流勇退的。他及时向项羽递交了辞呈，然后急急忙忙从西向东，想叶落归根，魂归故里。

他的故里就在桐城。《辞海》说：范增，居鄆（今安徽桐城南）人。

我想象他从西北返乡的过程，一定是又羞又忿。羞的是自己跟错了主子站错了队，竟将一生的抱负和才华丢进了水里，没听个响；忿的是相对于项羽的名门出身，刘邦这个贪财好色的乡间无赖，竟网罗了那么多忠心耿耿的优秀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讲，帝王的江山霸业之争实乃谋士的智谋计巧之竞，他范增最后还不是栽在了陈平的反间计上。

毕竟是70多岁的老人了，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心伤。最后不免忧愤交加，染上了背疽，死在了回乡的路上。还好，随行将其尸骨装入棺槨，运回了家乡。

虽然作为谋士，范增站错了队，跟错了主子。不过笔者是个小女子，从女人的角度，还是觉得跟了项羽好，一曲《霸王别姬》成就了千古爱情。虞姬那最后一刎，美绝天下。再看看刘邦那些老婆，咳！不说也罢。

归葬桐乡朱仲卿

朱仲卿就是朱邑，汉代名臣。史书说他是西汉庐江郡舒县县人。那时候桐城就属舒县。但那时的舒县很大，包括了桐城及周边的一些地方。朱邑的家乡据说是在现在的潜山境内。但他与桐城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这是有史为证的。

首先他是从桐城发迹的。《汉书》曰：“少时为舒桐乡啬夫。”桐乡当然在桐城地界了。就是如今桐城西乡的一片地方，与潜山倒是紧邻的。朱邑年轻时踏上政坛的第一步，就

是在桐乡做啬夫，也就是乡官，公务员队伍中最低一级的官员。那时的乡官也没有多少事情，主要就是诉讼和按时收些钱粮。他做乡官时“严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他是个好官，对老百姓仁慈爱养，怜贫惜孤，依法办事，执法文明。所以“所部吏民爱敬焉”。

爱人者人恒爱之。他因此得以“迁北海太守”。可以想见离桐赴任时，桐乡的百姓一定是牵衣挚袖，送了一程又一程的；朱邑一定也是泪湿眼眶，一步三回首的。

到了北海太守任上，他依然是个好官。于是“以治行第一人为大司农”，到中央当了财政部长了。那时部长少，大司农位列九卿哩。

位高权重，不改本色：“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这是怎样一个人啊，又念旧又不徇私情，所以他就得用自己的俸禄来接济那些亲朋旧友。所以他虽位列公卿，仍然生活俭朴。所以他死的时候便身无长物，家无余财。于是“天子悯之，赐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按理说，有了那么多赏赐，他的儿子完全可以风风光光地给他在京师或者家乡建祠建宇，大办一场丧事了。可是不行，朱邑临终之前留有遗言：“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会我，不如桐乡民。”他的儿子当然谨遵父命，把他的尸骨运回桐乡安葬。

他的墓地就在桐城西郊不远处的一片农田里。

他是料事如神的。两千多年过去了，朱邑的后代如今哪里还能寻到？可桐乡的乡民仍然在祭祀他。

我曾骑着自行车去寻谒过他的墓地。问朱邑，不知道。问朱仲卿，还不知道。问汉大司农，更不知道。最后有人恍然大悟：“是朱公墓吧？”是的，是的，乡里百姓哪搞得清这位朱公到底是谁？只知道是上古时候传下来的一座墓葬。早

些年，墓葬边上还有一座朱公庙。朱邑已经成神成圣了，该祭祀的。所以初一、十五，四时八节，那墓地上是香火不断的。其实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神庙，是明代桐城主簿夏仲寅特为修建的“朱大司农祠”。乡里人引我来墓地，并告诉我，那庙破四旧时给砸了。

我去拜谒的时候也是带了香烛果品的。那墓地高大如一座小丘，立有桐城市人民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

我看着树木浓阴下的朱公墓和那缭绕不绝的香烟祭品，不禁想起明末桐城诗人方文的《朱大司农墓》：“汉朝陵墓有谁存，丞相通侯不足论。底事嗇夫茔尚在，年年父老荐鸡豚。”是呵，汉朝的太庙王陵在哪里？即便还有遗存旧迹，怕也是残垣荒野了吧。只有存在民间，存在百姓心中的这座嗇夫坟朱公墓，还依然高大。年年有人添坟挑土，岁岁有人焚香祭祀。

鲁肃投子又寄母

盛世出能臣，乱世出英雄。三国时代无疑是个群雄逐鹿的乱世，在那个乱世里真可谓英雄辈出啊。

鲁肃无疑是这庞大英雄队伍中的一员。

史学家常常抱怨文学家歪曲甚至篡改了历史，比如《三国演义》就歪曲了鲁肃的形象，把许多本是鲁肃的功劳转嫁到了诸葛亮的头上。像那赤壁之战，原是鲁肃与周瑜的运筹帷幄，没诸葛亮什么事，可《三国演义》中一曲玄乎其玄的孔明借东风，便把那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导致“三国鼎立”历史格局的著名战役的功劳和荣誉统统给了诸葛亮。

其实在史家眼中，鲁肃的智谋计巧、文韬武略丝毫不逊色于诸葛亮。若不是他在关键时刻独持异议，那么在建安十

三年(208),孙权也许就降了曹操,历史也就不会有三国时代了。他初见吴主孙权时,对天下大局的分析也丝毫不输于诸葛亮的《隆中对》。

史载鲁肃出身于世家,早年丧父,盖因观天下局势不稳,便散尽家财,结识英豪。他自己更是熟读兵书,文武兼修。他结交的英豪之一便是周瑜。周瑜那时在桐城做官,任居鄆(在今桐城南)长。周瑜已是铁了心要跟孙氏兄弟了,正在为东吴的天下屯兵习武哩。而鲁肃那时还像飘萍一样无所归依。在他的家乡,袁术倒是想让他做东城长,可他看不上袁术的为人。周瑜听说了鲁肃的事迹,便来访贤。两人一见如故,鲁肃竟携家带口,从东城(今定远)搬到居鄆安家落户。

某天,周瑜缺乏军费,向鲁肃借粮。好鲁肃,端的出手大方,家中囤有两仓廩粮食,他随手一指,就送了周瑜一廩粮。周瑜能不感动?两人便对天盟誓,结为兄弟。三国时代,是好结为兄弟的:孙策和周瑜结为兄弟了,后来孙策死了,他弟弟孙权又和周瑜结为兄弟。周瑜和鲁肃结拜兄弟,然后鲁肃又与吴国另一员大将吕蒙拜了兄弟。还有蜀国的刘、关、张,也是结为异姓兄弟的。主公和属下如此亲近,也只有在创业打江山的阶段吧。等到功成名就之时,那兄弟之谊就轻易叙不得了。

周瑜认定鲁肃是条好汉,便劝他投靠东吴,为孙氏服务。他说:“当今之世,非当君择臣,臣亦择君。”于是,鲁肃便在周瑜的引荐下去见吴主孙权。一番对谈,孙权便让鲁肃做了大将军。

鲁肃在桐城的遗迹颇多。有指廩岭,就是那随手一指,送了周瑜一仓粮食的地方。另外还有试剑石、投子寺、寄母山等。

要知道,那时的桐城一带正是吴魏两国大打拉锯战的主

战场，什么夹石、北碛关、挂车河等沿用至今的古地名，在《资治通鉴》里俯拾皆是。

鲁肃就屯兵在桐城的龙眠山北麓。因其屯兵于此，此山便叫做鲁猷山。山上一块天然浑圆的巨石当中有一道被雷劈过般的裂缝，相传是鲁肃试剑时劈开的。而在同一条山脉上有一座山峰被称做投子山。山中有座著名的寺庙叫做投子寺，传说是一次战争失利，鲁肃兵败而逃，其时他的妻儿也在军中，怕被曹军逮住斩草除根，便将襁褓中的儿子投放到寺庙中。寺里和尚慈悲为怀，当然会将孩儿好好藏匿的。那寺庙原本叫做胜因寺，只因鲁肃投子于此，遂改名投子寺，山也因之名为投子山了。而在另一场战争中，鲁肃因要远征，便将老母寄养于甑山的一座尼庵里。待战事结束，鲁肃前来探母时，母亲却已故去。鲁肃痛哭失声，葬母于山巅。此山即为寄母山。

自古忠孝难两全。鲁肃为了忠于吴主，不得不投子寄母。看来做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

鲁肃，字子敬，46岁就死了，这未免使他的英雄事业有未竟之憾。史书上只说鲁肃有一遗腹子名淑，长大了也继承父亲事业，做了将军。其他的子女未曾提及，那投入寺庙中的孩子是出家做了和尚，还是不知所终了呢？那么鲁肃为了他所追求的英雄事业，竟是失去了两位亲人哩！

白头进士曹梦征

晚唐，又是一个乱世。乱世出怪事。怪事之一便是“五老榜”。“五老”之一便是曹松。

曹松，字梦征。他的籍贯有点混乱。据清《一统志》说是桐城人，更多的地方说他是潜山人。不过在当时是没有混乱

的，因为当时桐、潜同属舒州。他的籍贯也一直说是舒州人。混乱是难免的，桐、潜两地，依山傍水，通婚接嫁，谁能说得清一千多年前的谁谁谁究竟住在哪旮旯？只是近年来争抢名人的事时有发生，笔墨官司打得热火朝天。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桐城名人，就常常被其他市县不厌其烦地将其籍贯改换。其实争抢名人的事大可不必，是你的老祖宗，你爱他，以他为荣，说他赞他就是。至于他的籍贯，还是以历史记载为准。就如曹松，严格地说，应是“舒州人”（清《一统志》注桐城人，一说潜山人），这样才科学，才历史。

扯远了，还说曹梦征。他的生卒年代也和他的出生地一样不甚清晰，《新编唐诗三百首》中就说其“生卒年不详”。据《桐城县志》载，其生卒年大约（注意：是大约）在公元830～903年。这是个战乱迭起、黄巢起义、朱温乱唐、五代十国酝酿成立的历史区间哦。

乱世是英雄的时代，但不是文士的时代。曹松手难缚鸡，生不逢时，只好在战争的夹缝里到处奔走避祸。“他先到洪都西山避乱，继又奔波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漫长的流浪生涯，激起他对故乡山水的无限眷恋，不少作品都倾注了羁留异乡所产生的思归之情。”（摘自《桐城县志·人物传·曹松》）

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个骑着毛驴的、瘦削的、脸上写着忧患和疲惫的、身着破旧青布蓝衫的唐朝秀才（有点类似吕洞宾），总在崎岖不平的山道颠簸跋涉着，从青年、壮年直到老暮衰年。他且走且停，且停且吟，毛驴背上永远驮着一堆书箱。因为他虽然一生都在为生计奔波，但也一生都在读书考试并吟诗作赋。

他梦想着一朝中试，为官做宦，报效朝廷，兼惠家族。他苦吟着，为战乱中不幸的百姓、无辜的平民。他憎恨着，那些

操戈作祸、裂地封侯的乱臣贼子。愤怒出诗人。他的《己亥岁二首》就是明证，其中的“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成名万骨枯”更是千古绝句。

他也终于考中了进士。那已是昭宗天复元年(901)的事了，也就是说当时他已年逾七旬，真正是考白了头发了。可怪的是，那一榜竟有五位古稀老人，他们是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因之成为佳话，号曰“五老榜”。

据说唐朝进士名额很少；据说唐朝的考卷不弥封，也就是说考生姓名籍贯是公开的；据说唐朝（尤其是晚唐）的时候考场风气很腐败（考卷不弥封无疑给腐败创造了条件）。因了这些据说，许多真正的才学之士往往名落孙山。曹梦征终于能够考中进士，虽是白首皓髯，也是可喜可贺的。于是他被授任校书郎，后任秘书省正字。可惜的是风烛残年，只做得两年官，便与世长辞了。

也幸好他死于 903 年，没看到 904 年的朱温杀昭帝，也没看到 907 年的朱温叛唐称帝和随之而来的十王乱天下。

虽是个白头进士，但曹松毕竟还是登了榜的。想想千百年来，又在多少人考白了头发，却最终带着一声叹息走进坟墓。曹松是不幸中的幸者。他官运不济，到底还有些文运。他的诗歌得到人们认可，评者认为“风格似贾岛，工于炼字，意境深幽”。他遗有《曹梦征诗集》3 卷，《全唐诗》收入其诗 140 首。

画死画活李公麟

桐城最有名的山莫过于龙眠山了。没有人考证出这山名出于何典，也没人考证出这山名起于何时。就我可怜的目力所及，看到的关于龙眠二字最早的记载是说大画家李公麟

晚年归隐龙眼山，自号龙眼居士。

有时我不免要胡思乱想：到底是先有龙眼山后有龙眼居士呢？还是先有龙眼居士而后才有龙眼山？黄庭坚有诗云：“诸山何处是龙眼？旧日龙眼今不眠。闻道已随云物去，不应只雨一方田。”黄是李的同时代人，他来桐也是作为朋友来寻访李的。那么听他的口气是先有龙眼山后有龙眼居士了。不过即使龙眼山不是因李公麟而得名，也是因李公麟而扬名的。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北宋著名画家，享有“独步中国画坛”、“宋画第一”等美誉。关于他的绘画，奇闻逸事颇多。传得最广的是他画马。公麟的马画得好是出了名的。为了画马，他常常去马厩中一呆就是一天。有一次皇宫御苑新进了西域进贡的宝马，他来此画马，画成后，马却死了。人都说那马是被公麟摄了精魄去了。难怪他的马画得出神入幻。东坡有云：“龙眼胸中有千驹，不唯画肉兼画骨。”弄得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公麟就紧张，生怕他来画马，又把马给画死了。

李公麟除了是位画家，还是位官员。他在政治上似乎没什么建树，在朝中似乎也是个没派别的人。在他做官的时候，正是苏东坡和王安石闹新旧党争的时候。但他既非新党又非旧党，他和苏、王二人都是朋友。这也许正是他艺术家气质的表现。不过，细数起来，他最要好的朋友还是苏东坡和黄庭坚。《苏轼诗选》里面就有《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和《次韵黄鲁直画马试院中作》，这“戏书”和“画马试院”就可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超出一般的官场交往，而是至交了。三个人都是考官，在科举考试的间隙李公麟画马，苏、黄二人题诗其上，岂不是忙里偷闲，情趣盎然。

三人果是好友哩。元符三年(1100)，李公麟因老病辞官

归里，在龙眠山广建龙眠山庄，好家伙，占地 4000 平方米哩。山庄建成后，依图作画，公麟又画了 20 幅《龙眠山庄图》，《宋史》言该图为“世所宝传”。我想这“宝传”的功劳也与苏、黄分不开。因为公麟曾邀苏、黄来自己的山庄做客。苏轼兄弟情深，还带了苏辙同来，于是四人在龙眠山中吟诗作画，好生盘桓了一番。黄庭坚写下了前面那首《龙眠山》诗和《龙眠操三章》，苏轼为《龙眠山庄图作跋》，苏辙更是在每幅图上题诗，是为《龙眠二十咏》。有这些大家巨子之墨宝集于一体，你说这《龙眠山庄图》还能不“世所宝传”？连苏、黄都来龙眠山庄作客，那些附庸风雅之人还能不来此追风求画、拜谒访谈？虽然弄得公麟不胜其烦，慨叹：“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欲供玩好耶！”但那些人的追捧却也着实让龙眠居士和龙眠山的名气大大传播开来。

回到龙眠山的李公麟不再画马，而改画老虎了。因为山中有虎，可以观摩，山中有泉，可以濯笔，他常常是“坐石临流，悠然终日”。而他画虎，是从来不画尾巴的。为何？据说一画上尾巴，那虎就会活。猛虎伤人，当然不能让它活过来了。所以，公麟画的老虎，都是秃尾巴虎。

晚年的李公麟除了老虎，还喜绘佛像。据说有一次，公麟屏退众人，独自关在画室数日，画《十八罗汉图》。画好了十七个，第十八个刚画了一半，硬闯进来一位求画者。公麟的画思被打断，兴味索然，那半个罗汉再怎么也画不出来了。家人们却说，公麟画罗汉时，那十八罗汉是来了山庄的，就嘻嘻哈哈地呆在画室里给公麟当模特。闯了人来，罗汉们忽一下都隐去了，所以再画不出那最后半个。也幸好那半个没画出，若都画齐了，说不定又活了过来，跟着那罗汉真身一齐飞走了哩。

公麟画画，画死画活，趣事多多。然而公麟除了绘画之